

嘉善五十年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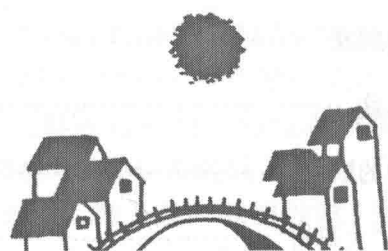
第三卷 民间文艺



嘉善县文联
嘉善县文化局

嘉善五十年作品选

第三卷 (民间文艺)



嘉善县 文联 文化局 1999年9月

扉页题字:高梦良 莫建林

纪实故事

- 冯师傅的故事..... 田霖(1)
- 仙家烧鸡..... 孙羨(4)

新故事

- 十六书记..... 唐彩生(5)
- 摄像机下的圈套..... 金天麟(7)
- 考验..... 吕新建(10)
- 汾湖枪声..... 张松林、沈玉杰(13)
- 郑重的劝说..... 钟爱文(15)
- 幸运的“车祸”..... 吕新建(19)
- 幕后策划..... 唐彩生(22)
- 阿发请家教..... 唐端时(24)
- 戒指风波..... 钟爱文(26)
- 石碑..... 钟爱文(28)
- 王县长下乡视察..... 王金根(29)
- 彩礼风波..... 曹志芳(30)

我的故事

- 潇洒夜游..... 车雪梅(31)

斩肉朋友	徐春涛(33)
小木盆	静翔(34)
心中的默念	徐雪娟(35)
我与“大哥哥”	晓霜(36)

民间故事

陶知县破案	唐彩生(37)
八大天地	唐彩生(38)
神奇的树丫	张松林、杨建华(39)
汾泽龙潭	杨建华(40)

中篇传奇

失踪战犯	金梅 唐彩生(41)
特殊身份的女记者	唐彩生 金梅(66)
珠宝店奇案	金天麟(75)
二十年情恨	朱士强(87)

戏剧小品

相见在太浦河	朱士强(96)
配眼镜	潘碧虹(98)
错进错出	沈梅君 王永强(100)
血凝	王永强(102)
路遇	李爱民 王永强(104)

冯师傅

的故事

★田霖

(一)

1995年春节前的一天,嘉善县范泾乡一户农家的煤气灶坏了。主人急得团团转,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没有煤气灶怎么行(这一带农村均已告别了传统的柴灶、煤球炉,使用煤气了)?修,到哪儿去修呢?连续几天的大雪刚停,村路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煤气灶的体积又那么大,带着去县城寻找修理铺多么不方便,假如有人能上门来修理就好了!

这家农户的焦虑,被一位邻居知道了,邻居说:“有人能上门来修。”“谁?快

说!”“我听别人说过,这人姓冯,过去当过县农机局副局长,现在县工商联当头……”“你定在讲故事吧?一个当官的,还会修煤气灶?就是会修,也决不可能冒着雪,冒着寒到乡下来,说给三岁小孩听也不会相信的呀!”这位农户的头摇得如拨浪鼓。

邻居说:“你不信?敢不敢打赌?”

“赌就赌,谁输就……”

于是,那位邻居拨通了县工商联的电话。当嘉善县工商联副主任冯连奎听完对方的陈述后,毫不犹豫地说:“请告诉我地址,我马上就来!”

年近花甲的冯连奎推出了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打足了气,把老虎钳、开刀等工具卷进了一只白布包,放进车篮里,冒着路上厚厚的积雪,冒着凛冽的寒风出发了!

一小时后,他来到了红旗塘边,摆过渡,又赶了一程路,才来到急着修理的农户家。

顾不得喘一口气,顾不得擦一擦汗,没坐下来歇一歇,没喝一口茶,也不抽一支烟,冯连奎立即取出工具进行修理。那位农户瞅着老冯,只见他身材单薄,额头爬满了皱纹,身穿一件兰卡其中山装,脚上是一双解放鞋,伸出的十指很粗糙;没有大哥大,没有BP机,与其说他是一位担任县工商联副主任的领导,还不如说更象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老冯熟练地摆弄着工具,只半个小时,煤气灶修复如初,主人发自肺腑连连道谢,一定要请冯师傅吃饭。老冯非但不吃饭,连坐也不坐,卷了工具包,告辞了!

望着冯师傅推着自行车走了,这位原先摇头、打赌的农户,禁不住热泪盈眶,嗨,世上还是好人多哪!

有一次,老冯坐车从嘉善到西塘去,途经干窑时,被车上的一个乘客认出来了:“你就是冯师傅吧?”“对,你有什么事?”“我从电视里看到过你,听说你替人修煤气灶,我家的煤气灶正巧坏了,你修吗?”那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问。老冯说:“修,在哪儿?”要多少钱?“工细分文不收,如果调换零件,只收成本。”“你什么时候能来修?我家住在干窑……”老冯答道:“修灶要紧,我这就随你去你家修。”老冯中止了旅行,下车随那人去了。为了方便群众修理,他外出时总忘不了带上简便的工具。当老冯把那人家里的煤气灶修好了,他激动地拉住老冯的手说:“冯师傅,原来我以为电视里是瞎吹的,天底下哪有替人白干活的人,现在我信了!我服了!”

是的,面对着冯连奎的所作所为,不相信的,信了;怀疑的,服了!多少年来他一直默默地为人免费修理煤气灶,抽水马桶和自来水管;我也是听说后去寻找他的。

那一次,我家的自来水下水管堵塞了,我捣弄了半天,拧不开生锈的螺丝,疏通不了阻塞,怎么办呢?我猛然想起了冯师傅,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打电话给冯师傅,向他求援。冯师傅搁下电话就赶来了。我自然是泡茶、递烟,可他茶不喝,烟不抽,弓背俯身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拧开了螺丝,自来水管终于疏通了。他也随后

检查了煤气灶……修理完毕，坐也不坐，任你怎么挽留也留不住！后来，我家的抽水马桶漏水了，我又去找冯师傅，他一检查，发现一根管子坏了，换又没换处，找到一处电焊，化了一元焊好后来装上，仅仅收了一元的电焊费。

一次又一次，他免费为我修理自来水管、抽水马桶和煤气灶，很自然地有一个问号在我心坎上叩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二）

冯连奎与我是同乡，当我还年轻时，我就知道了他。

1949年，年仅17岁的冯连奎就在白铁店学生意。1956年他进西塘农机厂当工人，二年后，他担任了西塘农机厂的副厂长。担任厂领导，他依然劳动在第一线。当时的农机厂劳动条件极为艰苦，他住在厂里，每天6时起床，中饭吃在车间，只要农民需要修理农机，他甚至会放下饭碗立即修理。对于电动机、打稻机一类笨重的农机，如果没有运输工具运到厂里来，他会冒着日晒雨淋徒步到田头去修理。随叫随到、随到随修，成了他为农民修理农机的承诺。1965年，他被评为浙江省先进生产者。

1977年，他调到县农机局任副局长。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依然没有脱下那身工人装，来去于阡陌间，与科技人员、工人们一起试制插秧机、拔秧机、拖拉机节油器，举办农民修理工培训班……

1986年，他调到县工商联，担任副主任。他搞统战工作依然保持着工人本色，不讲大道理，做实实在在的事。比如有年春节慰问一位工商界人士，老冯听说那人的红灯收音机坏了，听不成每天必听的评弹了，就带回家连夜修好，下一天送去。

1988年春节快来临了，老冯准备着要去每一位老工商业人员家中去慰问。为了少花钱多办事，那一天，他去嘉善味精厂批发味精，寒风凛冽，地上不时留有薄薄的坚冰，他一步一捱地走着，突然，前面一辆卡车偏离方向，他躲避不及被撞倒在地。

伤势严重，他被送进医院急救。经检查，

一条腿骨折！他不得不住院治疗。

每天躺在雪白的被窝里，面对着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墙顶，好似一页页永远看不完的书，他从来没有这样“清静”过。

人一静下来，往往要思前想后，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想着想着，忽然觉得得自己已经50多岁了，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留给自己的时间也许不会太多了，这次骨折，如果不是医务人员悉心治疗，不是国家负担了全部医疗费用，这条腿也许要残了！出院后，该怎样回报社会，回报祖国呢？

当腿伤稍好一点，能起床摸索着走几步时，他开始为同病室几个不能动弹的病友削水果、倒开水、拿痰盂、喂饭，为他们读报、读书、开收音机，在精神上安慰他们，也使得自己得到几丝宽慰。随着腿伤的好转，他每天去清洗厕所，为病房的设施修理……

那是初夏的一个黄昏，他撑着拐杖来到医院的草坪上，坐在露天椅子上。绿草如茵，繁花似锦；万道晚霞纷飞，染红了半边天。他不禁心中怦然一动：晚霞真好！晚霞并没有瞬即在天际消失而失去光彩，相反格外绚丽，格外多彩，他也要象晚霞一样，把生命的余下岁月染红，写好人生的“结束语”。

那末，今后为党为人民再干点什么呢？如果去学医，他觉得肯定不行，还是搞自己的本行。他搞农机出身，对修理有特殊的感情，有娴熟的技艺。如今家家户户用了煤气灶，用了自来水、抽水马桶，可是相关的修理业一时没跟上，何不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群众上门修理呢？虽说这是小事，但也毕竟为群众排忧解难啊！

为此，他特地去买了几本修理煤气灶、抽水马桶方面的书，又到桐乡、嘉兴的生产煤气灶厂家请教，刚开始修理煤气灶并不很顺利，有时几天才能修一台，慢慢地熟练了，于是他作出神圣的选择，应严的承诺，为群众上门修理，随叫随到，不收分文，不喝一口水，不抽一支烟！

（三）

庄严的承诺，要长年累月坚持下来谈何

容易!

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他到了退休的时候,退休后还干不干事呢?

有人上门来请:“冯师傅,你帮我们干吧,月薪……”

有人劝:“老冯,你开个修理门市部吧,你的技术好,包你一月有几千元收入!”

他不是不需要钱。以前单位分房,他均让给别人,在退休前他分到了房,根据房改政策他必须买下,倾尽了一世的积累买了房,他正需要钱!

可是,他什么都没答允,依然免费上门为群众修理;依然每天早早地到工商联去上“班”:扫地、打水、揩桌椅……在星期六、星期日也去。县工商联给他每月70元补贴,他坚决不收,实在推不过,他领后到银行开个存折每月储起来,准备以后作为党费全部上交。

他连中饭都从食堂打了回去,这样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为群众修理,用他的话说,要写好人生“结束语”。

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县机关党委的小徐家抽水马桶坏了,请老冯来修,修了几次修好了,正巧小徐的女友小李家的抽水马桶也坏了,小徐就把老冯介绍给小李,老冯上门去修理,发现有一只配件坏了,如果不换掉就无法修好,可是这只配件商店里一时买不到。老冯一有空就到水暖器材商店去寻觅。一家个体老板被老冯的精神感动了,进货时进了一只,老冯马上买两瓶饮料酬谢这位老板。



离休干部老成家的抽水马桶漏水不断,老成恨得只想一拳砸下去把马桶砸了!老冯说:“让我去修修看。”老成说:“没有用的废物,砸了!”老冯还是上他家去修,老成不在,小保姆怕主人回来责怪不敢让老冯修。老冯化了

九牛二虎之力说服了小保姆,又化了九牛二虎之力修了2个多小时,终于修好。隔天打电话问老成:“行不行?”老成说“行!”“不行再来修!”“行!”

也有老冯修不好的抽水马桶,他就去请教一个专门修理抽水马桶的个体老板。起先这个老板很傲慢:“没空呀,去拿来看看。”天哪,抽水马桶怎么拿呀!老冯瞧见这个老板承接几台煤气灶要修,于是说:“这几台煤气灶我来修,你就帮我去修抽水马桶。”老冯立即动手修好,个体老板就随老冯上门去修。直到这时,个体老板才明白,这是别人家的抽水马桶并非是老冯的,老冯在帮别人修,修好后,老冯自掏腰包买了两盒香烟送这个个体老板。个体老板瞪大眼睛糊涂了:“既然是别人家的抽水马桶,怎么要你送香烟?”老冯说:“你帮了我忙呀!”

东方机械厂有个小青年,家里的煤气灶坏了,叫了辆三轮车运到县工商联办公室,请老冯修。正好到了下班的时候,小青年说,他老爸等着要煎药。老冯二话没说修了起来。修好后,把煤气灶放在自己的自行车书包架上,推着上小青年家去“校”火苗,一路上关照小青年,下次如需修理,只要打电话来,他上门来修,用不到把灶拿来。

离休干部老陈家的煤气灶在大年三十坏了,自己修修不好,老冯家在哪里找不到,只得劈柴升、生煤炉,累得要死!到了年初六,机关上班了,一个电话去,老冯马上来了,一听说因自己家没有电话,联系不到而耽误了修理,老冯深为内疚,回家跟老伴说,节衣缩食一年,省下三千元,非得装一架电话!

下甸庙镇上一户居民煤气灶坏了,写信请冯师傅去修,老冯挟了放着工具的小布包乘车赶到小甸庙,人家又是泡茶又是递烟,又是准备点心,可是老冯一样都不受,修好后洗洗手就告辞,留下一句话:“用用看,如果不好,再来修。”主人硬要给他工钿,他说:请别破了我的规矩。主人请他吃了饭走,他还是那句话:请别破了我的规矩!

他还立下规矩:凡是能通电(下转14页)

仙家烧鸡

★孙 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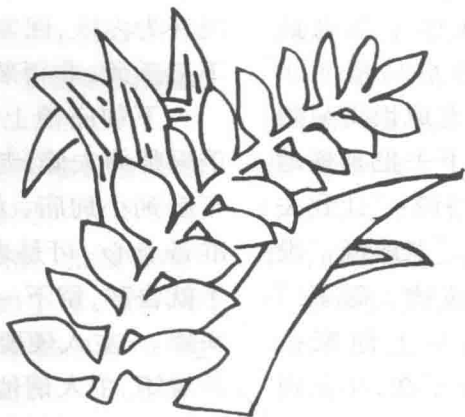
今年44岁的吴善明，41年前小儿麻痹症使他落下了终身残疾的遗憾。1971年当他拖着一条残腿初中毕业时，工作成了难点。后来他进了当时的修建社工作，1987年他被借调到美伦线织厂并担任车间主任。当时他的妻子是大云乡农村人，孩子又小，一家三口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糊口，生活十分困难，于是他的妻子开始卖熟食做小生意。有一段日子，他因为脚受伤不能正常上班，在那段日子里他反复考虑，决心要闯一条自己的路。于是他辞职，和妻子共同推起了那辆手推车，卖起了烧鸡、酱鸭。因为腿疾，走路一瘸一拐，象八仙里的铁拐李，有个朋友开玩笑叫他“仙家”，然而

这玩笑的称呼，却使他灵机一动，把自己制作的烧鸡起名为“仙家烧鸡”，并请人书写张贴在熟食车上。为了提高熟食制作技术，吴善明多次到外地拜师学艺，并曾到河南道口烧鸡公司学习了一个月。如今的“仙家烧鸡”因为其鲜美的口味已在魏塘镇上小有名气，而吴善明优良的服务态度也得到了众多顾客的信赖，他熟食摊上的品种也发展到了二十多种，每天营业额可达1000多元。

几年来他总是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准备到市上摆摊，一直要到天黑集散才回家，他的熟食摊从来不卖病劣禽畜。他不断改善食品口感，还努力抓好食品卫生工作，曾连

续五年被县个体劳动者协会评为五好个体户。现在，他的家庭已步入了小康的行列，他新买了一套房子，彩电、冰箱等现代化电器一应俱全。

“是党的好政策，才使我这个残疾人也能有机会去创造幸福的生活。”这是吴善明的心里话。他热爱生活，更热爱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去年10月他光荣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今年上半年他加入了所在居民区的护街队。遇到特殊情况时，就义务在居民区巡视，并协助居委会工作。最近他又捐资1000元，准备把屋前的一段公用泥路改浇成水泥路。他说：我已得到了很多，也应该对社会回报一点什么。





陆天明是祥和镇委的组织干事。他大专毕业，回到老家祥和镇已经有两年，先当文书，入党后担任组织干事。据说镇委卜金清书记十分器重他。因为今年镇委有条住房规定，凡是本镇镇委委员和副镇长以上干部，都可以在县城分到一套住房。三个月前已搬进县城居住，现在早晨八点钟，镇里的轿车接他们上班，下午四点送他们回家。这批干部在镇里办公连吃中饭在内是八小时，卜书记就是八小时的书记。但卜书记毕竟是领导干部，想得比较全面，如果八小时外，镇里出现问题，找谁呢？开始由一位领导干部轮留值班，一个月来风平浪静，后来内部方案，要提陆天明为党委委员，虽还没有上报，卜书记就先压担子，他召开全镇干部大会，宣布领导不在时，由陆天明全面负责。因而群众送他个绰号，叫他十六书记，就是说，卜书记负责八小时，陆天明负责十六小时。

这位 25 岁的十六书记，生活得到改善，原来住在集体宿舍，这次卜书记请他搬进他住过的那套房子，室内装有电话，要是镇上发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请示。

领导搬进县城三个月后的一夜，派出所的倪梅林副所长来电向十六书记报告，卜金河开的舞厅里面，开了一个赌场，已有半月，赌注很大，今夜县城轿车、摩托车来了很多，赌客都是大款。原因是卜金河认为镇委书记是他哥哥，夜间镇政府都是一批小人物，所以他胆子越来越大。他扬言，他在祥和镇上吼一声，地

皮也要震三震。赌客认为，参加卜老板的赌场，等于进入了保险箱。陆天明听到这里，从床上跳起来说：“我的老同学，你敢去捉这样赌吗？”电话中坚强的回答：“不敢去抓赌，就不来报告，我是聘用干部，得罪上司就回家种田，你是未来的委员，如果得罪卜书记，十六书记的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天明说：“闲话少说，我马上就来。”

卜金河太自信，毫无防卫，民警冲进赌场，高喊：“不准动！”外来的赌徒惊慌要跑。另一个声音更响：“不要怕，有我卜老板。”陆天明强硬地说：“你抽头聚赌，触独刑法，还有什么可说。”卜金河一阵冷笑：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我兄有意提拔你，你小人得志，爬到我的头上来啦，给点颜色你看看！”向天明面门一拳，打在天明鼻梁上，鼻血直流。倪梅林手疾眼快，用电棍击倒卜金河，并高喊：“谁妨害执行公务，把他拷起来！”天明也喊：“举起手来搜查。”倪梅林已向县公安局报告，不到二十分钟，公安局也来人了。经过初审，赌场开了将近一个月，赌注在十万以上，每夜抽头达三千元左右，县局将赌头卜金河和五个赌棍抓走，缴获十五万五千留在镇里。陆天明抓赌虽吃了一拳，但这场抓赌取得胜利。

翌日一早，镇中心学校的李校长来找天明说：“现在已经十月，教师九月份工资未发，我向书记、镇长叮过三四次，好像蚊子叮石臼。天明你也是我的学生，都说你这位十六书记很有办法，请您帮帮我好吗？”天明想了想

说：“李老师，你写个借条，我将十五万五千抓赌抓来的钱暂借你十五万，还有五千元留在派出所发工资和奖金。”李校长高高兴兴拿了十五万去发工资了。

八时，镇领导都来上班，陆天明向书记和镇长把昨夜抓赌的事作了汇报。卜书记后半夜就由弟媳妇向他作过报告，他毕竟是政治上十分老练的干部，不动声色地说：“抓赌抓得很好。”回头对林镇长说：“下午我去县委汇报，家里工作你安排吧！”卜书记中饭也不吃坐着轿车走了。林镇长中饭后，单独找天明谈话，大力表扬了陆天明，说他为祥和镇除了一害，并且说卜书记去公安局讨情去了。林镇长对卜书记是脸和心不和，他恨卜金清独断专行，一人说人算。这椿事一出，祥和镇的党委书记可能当不成了，他可以取而代之，所以他感激陆天明。

由于卜金清上窜下跳，右说左讲，他弟弟卜金河只拘留一星期，罚款一万元，就释放了。不到半月，祥和镇又出现一件大事，昨夜半夜陆天明和倪梅林又在镇上端掉放映黄色录像带的据点，而这个放影室的黄色带已放映七天，每夜放七场，每场30人，每人收费10元，一夜收入贰千余元。放映点老板叫姚古昌，是林镇长的内弟，群众称他为国舅爷，缴获黄色录像带100余盒，并没收了放映工具，将姚古昌连夜送进公安局。

翌日，三副领导班子上班时，闻到这一消息，卜书记还是谈笑风生，而林镇长两眼直瞪陆天明，中饭也不吃，坐着轿车上县城去了。

一个月以后，冬去春来，祥和镇召开干部大会，卜书记宣布了党委决定：解聘派出所副所长倪梅林，回家务农。陆天明是科班出身，就下放离镇最远的毛溪村协助村委会工作。另外每夜镇留一位领导值班。这一消息传遍全镇，都为陆天明惋惜，十六书记只当三个月，当三年就好了。都说倪梅林是位聘用干部，不自量力，被炒了鱿鱼。

两月后，祥和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镇委会，要求选举九位党委委员，候选

人放十位，称为差额选举县委组织部长亲临督阵。选举结果：卜金清只得八票，林镇长只得九票。而陆天明没有资格出席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中也没有，代表们重新写他的名字，得了42票，倪梅林得40票。唱票以后，卜书记和林镇长脸色涨红，灰溜溜地下了主席台，代表53名和列席代表共80余人，发出长时间的掌声，长达5分钟，直到两位原领导下台为止。组织部长知道这是民意，按照党章规定，只能宣布有效，他立即亲自去把天明和梅林接回来，参加第一次党委会，委员一致推选陆天名为书记，倪梅林为副书记，并请两位新选书记作就职报告。陆天明说：“首先感谢各位代表和上级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当书记有约法三章，第一、当祥和镇书记，做祥和镇公民，除因公外出，一天24小时不离开祥和镇。第二、不坐轿车，不用大哥大，不抽公烟、不吃公酒、公饭，上级来客如做陪客，吃后付钱。第三、镇里有两部轿车，一部送给有出口任务的服装厂，他们客人多，需要接送，一部出售，售来资金拨给学校，好解决学校教师两个月的工资，住在县城的干部，这次当选党委委员的应当星期五下班回家、星期一早晨上班，未当选委员或副镇长，可以早来晚回，但车费自理。”这三把火，又激起代表们的热烈鼓掌。

梅林上台表态，他说：我坚持支持陆书记的约法三章。今天我有个建议，今天会议结束后，在双喜酒家的十桌宴会免掉。我解聘后在双喜酒家做工，那家老板并不欢迎这笔生意，因为去年镇政府欠他们宴会费两万余元未还。所以，我建议今晚我们罢宴，不要被他们说，镇政府穷得连酒钿付不清，还要大吃大喝。代表们一阵高喊：“我们不吃！”

会议结束，代表走出会场，不到一刻钟，镇政府大门口，响起了长时间鞭炮声，都是代表和群众自己掏腰包买来鞭炮，足足放了一小时。代表和群众说：“十六书记冬眠了两个月，现在变成24书记，所以要放鞭炮高升来祝贺。”



摄像机下

的

圈套

★金天麟

坐落在杭州西湖之畔的春兰宾馆5楼的一个房间里，一位“大胡子”美国人史密斯和一位美籍华人孙小姐，架起了一架微型摄像机，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宾馆一侧的一条小马路。小马路的人行道上，一棵梧桐树下有一只黑色的女式蛇皮钱包。夜已经深了，路灯很暗，小马路上几乎没有来往的行人。“大胡子”史密斯充满信心地对孙小姐说：“孙小姐，你看吧，不出半个小时，就会有人撞进我们摄像机的圈套里。”

“但愿上帝保佑你，等着看吧！”孙小姐说。

10分钟、20分钟过去了，寂静的小马路上，还是没有行人经过，到了快半小时的时候，终于走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叫潘新运，今天晚上，他兴冲冲来到女朋友洁洁家，要与洁洁商议婚事，单位里分了房要装饰，彩电、冰箱、音响哪一件也不能缺。潘新运和洁洁划算来划算去，一切从紧打算，VCD不买，空调不买，还缺1万元钱！

1万元，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并非小数目。尤其对于潘新运，身在效益不景气的工厂里，1万元差不多是2年收入的总和！他难过极了，再三恳求洁洁，是不是房子简单地装饰一下，或者彩电、音响暂时不买了？“结婚又不

是儿戏，既然你没钱，就别结婚了，从今以后也就别上我家了！”洁洁想，为了省钱，已经是一切从简从紧打算，最最节约了，还要这不买、那不买，算了，趁早一刀两断！

潘新运徘徊在西湖边，想想自己太无能！为了结婚，洁洁甚至把自己积攒的钱支持了他。而现在，缺的1万元钱到哪里去凑呢？他多么希望天上掉下1万元来，那就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他这样想着走着，离开了湖边，来到了这条小马路上。小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突然，他发现马路边上那棵梧桐树下有一样东西，呀！是一个钱包。他赶紧跑过去拾起来。这是一只女式钱包，里面有厚厚一叠钞票，不是人民币，是美金。他一阵狂喜，心快跳出嗓子眼了！他抬头看看，马路一边是高楼大厦的春兰宾馆，一边是商店，早已关门，马路上前后左右没有一个行人，是谁丢的呢？他紧紧地钱包捂在胸口，唯恐被人夺走似的，再次向四周看看，仍不见一个人，就加快脚步回家了！

其实，潘新运的一举一动都被在春兰宾馆5楼的“大胡子”美国人史密斯和美籍华人孙小姐看到了，而且还被摄像机全部摄了进去。

“大胡子”史密斯和孙小姐是同机从美国

来到杭州的,在飞机上,“大胡子”说父亲上次来中国曾被一伙暴徒敲诈,所以觉得中国人愚昧、落后;孙小姐说她母亲上次到中国,钱包遗忘在出租车里,临上飞机前,钱包被送回来,所以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中国人善良、有道德。两人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于是设下了这个圈套,由孙小姐在下榻的春兰宾馆旁边僻静的路上放了只钱包,内放 2000 美金,如果被拾走不归还,那么孙小姐要付给“大胡子”史密斯 2000 美金;如果钱包被送回来了,那么孙小姐胜,“大胡子”史密斯付给孙小姐 4000 美金。现在,史密斯看见钱包被一个青年人拾起,并捂在怀里,急匆匆地走了,脸上露出了得胜的笑容:“孙小姐,这是中国人落后、贪便宜的又一证实,很遗憾,看来你要输了!”孙小姐说:“史密斯先生,现在下结论,你不觉得为时太早了吗?”

但是,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人把钱包送回来。第二天,“大胡子”史密斯和孙小姐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处理公务,没有出去。上午,没有人来找他们,也没有电话;下午也没有人来找,还是没有电话。傍晚时,“大胡子”史密斯叼着雪茄烟踱进孙小姐的房间:“孙小姐,很遗憾,看来你输定了!”他耸耸肩。

这时,电话铃响了,孙小姐接过电话,只听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是 518 房间吗?昨天晚上我在马路上拾到一只钱包,有 518 房间的住宿卡,请问你是否丢失了钱包?”

“先生,那是一只黑色的蛇皮女式钱包,内有美金 2000 元,住宿号码为……”

“不错,不错,是你丢失的吧?我马上给你送来!”

这一回,轮到孙小姐说话了:“史密斯先生,很遗憾,我不得不告诉你,钱包马上有人送来了,不幸的是还是你输了。”

“NO! 那位拾钱包的先生,事隔一个晚上、又整整一个白天才打电话来,他不报警,而是自己送来,难道不是图报吗?亲爱的孙小姐!”

“图报?”

“对!对!这位先生肯定很高明,他要当面

向你索取酬金,他还会要你告诉新闻媒体表扬他,否则,他自己送来干嘛?这是另一种敲诈!你难道不觉得他这样做无耻、卑鄙?”

孙小姐摇摇头:“既然史密斯先生这样认为,不如再设一次圈套,你再摄一次像。”

于是两人又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

没一会儿,送钱包的先生来了,“大胡子”史密斯和孙小姐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昨天晚上被他们摄像机摄入镜头的年轻人。

潘新运显得神情很憔悴,他一连声地说对不起,来迟了,把钱包和钱包里的 2000 美金、住宿卡一并交给孙小姐,请孙小姐验收。

孙小姐问他尊姓大名,潘新运不愿告诉她。

孙小姐抽出 1000 美元送给潘新运,他没有收。

孙小姐说:“先生,请你无论如何告诉你的名字和你的工作单位,我要打电话到电视台、到报社,让全杭州都知道,你是个拾金不昧的好人,你是个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我们海外华人感谢你!”

潘新运淡淡地说:“你过奖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告辞了!”

“慢着!”孙小姐喊住了潘新运,“先生,我同为炎黄子孙,遇到你十分荣幸,我想请你喝杯咖啡,难道这一点你也不能接受吗?”

潘新运接受了邀请,来到宾馆的咖啡厅。

烛光摇曳,忽明忽暗,音乐轻柔,似诉心曲。孙小姐与潘新运面对面坐着。“大胡子”史密斯悄悄地尾随而来,坐在一边,始终睁大眼睛,侧身倾听着孙小姐与潘新运的谈话,微型摄像机早已对准了他们,录下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孙小姐问潘新运:“先生,结婚了吗?”

潘新运摇摇头。

孙小姐又问道:“先生,有女朋友了吗?”

潘新运点点头,又摇摇头。

孙小姐抿嘴一笑:“先生,你怎么又点头又摇头,能说给我听听吗?”

潘新运叹了口气:“因为你的钱包,女朋

友吹了。”

“哦，为什么？”孙小姐瞪大了美丽的眼睛。

潘新运告诉孙小姐，他昨夜拾到钱包后，今天一大早就去女友家，想告诉女友，可是女友提前上班去了，他也只得去上班。一直到下班后，再次去女友家，把这件事告诉女友，女友听后，冷冷地问他：“这笔钱怎么办？”他说：“钱包里有失主的宾馆房间号码，毫无疑问，要送回失主。”女友问他：“既然送回失主，为啥耽搁了一天一夜，失主一定很急的呀，你应该昨晚就送回去！”他告诉女友：“是想找你商量，钱包里有2000美金，送回失主1000美金，还有1000美金跟失主借用一下，那样筹办结婚缺的钱就有了！”女友一听，大发其火，说他这样做并不是借，是向失主索取酬金，她谴责他这种做法，并要与他中止恋爱关系。

孙小姐禁不住笑了：“你捡到钱包，拾到巨款送回来，我当然要酬谢你，你并没有错呀！”

“不，拾到东西交回失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我没有及时送回，是我的不是，向你道歉，请你原谅。”

孙小姐说：“先生，我应该感谢你，现在为了一个钱包使你与女友吹了，使我深感不安。我是一个美籍华人，我想与你交个朋友好吗？”

潘新运点点头。

孙小姐立即让侍者送来香槟酒，倒了两杯，一杯自己拿着，一杯推给潘新运：“来，为我们交朋友干杯！”孙小姐一饮而尽。

接着，孙小姐又倒了两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又是一饮而尽。

几杯酒落肚，年轻、漂亮的孙小姐脸色像桃花一样艳丽，越发迷人，她抓住潘新运的手，柔声细语地说：“先生，你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以后，我带你去美国，让你去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潘新运几杯酒下去，也有些醉意，连忙

说：“谢谢！谢谢！”

“谢什么？”孙小姐充满爱意地说，“先生，你我一见钟情，今晚你别回去了，就在宾馆陪我。”孙小姐的手把潘新运的手抓得更紧了，脸凑在他耳根说：“今夜我要把我的爱、我的一切都给你！”

“不！孙小姐，我与你是朋友，我不……，我还要到女友那儿去向也解释。我想她一定会原谅我的，仍旧会跟我好的。”潘新运结结巴巴地说。

“你女友跟你好，我会待你更好的，走吧，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去房间。”孙小姐拉住潘新运，潘新运挣脱孙小姐说：“实在对不起，我该走了！”

这一切，都被坐在一旁的“大胡子”史密斯用微型摄像机摄入了镜头中。

回到宾馆房间，孙小姐让“大胡子”重放一遍录像，说：“史密斯先生，你瞧，刚才我们设计的圈套，多么迷人，多么巧妙，可是，这位可敬的中国小伙子，对金钱、对美女根本不动情。这说明，中国人决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愚昧、落后、不文明，也许有，但那肯定是极少数的！史密斯先生，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史密斯双手一摊，摇摇头：“祝你走运！”取出了4000美金，交给孙小姐。

美籍华人孙小姐，赢得了4000美金，她向杭州一家报社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她此番来中国与美国人“大胡子”史密斯在摄像机下所设的圈套，感谢一位不知名、不知姓的中国青年人和他的美丽、善良、正直的女友，赢得了中国人的尊严。所以，她随信寄上那4000美元。2000美元以这位青年人的名义，捐献给“希望工程”，还有2000美元希望新闻媒体帮助寻找这位可敬的青年人和他的女友，作为她，一个美籍华人送给他们结婚的一份特殊贺礼。

这家报社刊登了孙小姐来信的全文，可是，至今潘新运和他的女友也没有去领取这2000美金。



考 验

李娜的丈夫侯国强是县中学的语文教师,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并不时有作品发表。这样一来,就经常有热爱文学的青年来找侯国强请教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女性。虽然别人不止一次地对李娜开玩笑:“你先生整天被文学小姐围着,你可要多长个心眼呀。”李娜却总是一笑了之。她相信侯国强不是那种人,自己的爱情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

星期天,李娜在打扫丈夫的书房时,侯国强一个“猴急”的动作却引起了她的警觉。李娜嘴上边说:“看看,这么乱了也不知道整理一下。”双手边在丈夫的书桌上忙开了。她把书信、稿纸等一一分门别类整理好后,又给书桌抹灰,抹到书桌边上的抽屉时,李娜发现丈夫一直锁着的一个抽屉上,今天意外地插着钥匙。她正要打开看看里面放着什么东西,一旁的侯国强却抢先一步拔下了钥匙。

李娜装着生气的样子说:“自从结婚后,我就看到这个抽屉一直锁着,你就不能让我

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吗?”

侯国强的脸红了一下说:“里面藏着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份记忆,现在我还不能让你看,三、五十年后,我一定会让你看个够。”

李娜说:“等那么久,我都老了。”

侯国强说:“老了看才有意思。”

俩人又扯了几句闲话,这件事表面上算是过去了,但李娜的心里却结了疙瘩。

第二天上班午休时,李娜边吃午饭边和同事们聊着近日的社会新闻。一个同事说:“听说没,元旦的时候,某地五位女教师为了考验自己的丈夫是不是忠于爱情,就各自以别的女人的名义给自己丈夫寄了一张贺年卡。猜猜看,结果怎么样——五个男人中,仅有一个向他太太坦白,现在的男人呀,真是……”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事的一席话,加上那个锁着的抽屉,使李娜突发奇想,自己何不依葫芦画瓢,也测试一下丈夫呢。说干就干,李娜立即到单位门口的文化用品商店挑了一张印有“往日情怀”字样的卡片。

买了卡片回到办公室,李娜怕自己写的字被侯国强认出来,就央求最要好的同事小王帮忙写卡片,小王得知李娜的计划后,当即来了兴趣,马上在卡片上写好了收件人的地址、姓名。不巧的是,这时候有一个找小王的电话,小王就对李娜说:“李姐,我听了电话再帮你写。”

正在这时,李娜的妹妹李芳走了进来。李芳今年大学刚毕业,为找工作的事已烦恼了好几个月,今天她终于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来向姐姐报喜。

李娜拉着妹妹在办公桌边坐下,让李芳把自己想好的那句话“不管时光如何流逝,你永远是我心中最深的爱,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一如既往地在乎曾经的岁月,那么请在星期六晚上七点,到玫瑰公园门口等我”写到那张卡片上。

李芳不解地问:“姐,你干什么呢?”

李娜说:“快写,写了我就告诉你。”

李芳在卡片上写下了那句话,并按李娜的要求,以“一个永远爱你的人”落款。

放下笔，李芳对欣赏着卡片的李娜说：“姐，这下可以坦白了吧。”

李娜指了指卡片上收件人的姓名，说：“我是在考验你姐夫呢……”于是把自己的计划讲了一遍。

李芳听后，吃惊地说：“姐，你疯了？！侯老师不是那种人，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李芳读高中时，侯国强教她语文课。虽然后来侯国强成了她的姐夫，她却一直没好意思改口，人前人后，仍是侯老师长侯老师短的。

李娜说：“不是那种人更好，证明一下好让我放心嘛。”

李芳仍不依：“你把卡片给我，要考验就自己写，我才不想让侯老师知道了骂我呢。”说着，就动手抢李娜手中的卡片。

李娜把卡片往办公桌的抽屉里一扔，猛地锁了抽屉，站起身来，往办公室外面推自己的妹妹，边推边说：“我才不把卡片给你呢，给了你，你一撕了之，我又得花钱买。放心吧，你姐夫那儿有我顶着，你还是快点回家去，把你找到工作的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也高兴一下。”

李娜把李芳推出了办公室，把卡片寄了出去。

日子过得飞快，星期六转眼就到了。因是双休日，侯国强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关进书房搞文学创作。李娜呢，表面上也像往常一样，干着大扫除的活，心里却仿佛十五个吊桶打水：既盼时间过得快点，来证明自己的丈夫确实是一个爱情专一的好男人；又怕晚上七点来临时，侯强会找借口“出门”。

吃了晚饭，侯国强又进了书房。听着墙上的挂钟已敲过了六点半，李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从自己家里骑车到玫瑰公园刚好需要半小时，李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悠闲”地织着毛衣，眼睛却紧盯着书房的门。

又过了五分钟，正在李娜暗自欣慰的时候，书房的门却无情地打开了。侯国强走出来说：“娜，今天晚上我们学校要开个会，我得出去一趟。”

李娜只觉得眼前发黑，手一抖，一根毛衣针狠狠地扎在了手指上，钻心的疼痛差点让李娜掉下泪来。李娜稳了稳神，装着很平静的样子，头也没抬地说：“知道了，路上小心点。”

听着家门“咣”地一声关上后，李娜的眼泪夺眶而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竟是个“花心男人”。尽管如此，李娜的心里仍存着最后一丝希望：万一学校里真的开会呢？她很快拨通了学校的电话，值班老师回答李娜：“开会？哪有这档子事，又没有紧急情况，双休日开什么会？”

放下电话，李娜的心碎了，她流着泪推出自行车，决定去看看那个“第三者”究竟长的什么模样。

其实，李娜也是气糊涂了，卡片是她自己寄的，侯国强即使有外心，“第三者”也不可能知道今天的“约会”呀，自己气咻咻地跑去，又能看到什么“第三者”呢？

玫瑰公园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场所，和侯国强谈恋爱时，李娜没少往这儿来。借着朦胧的霓虹灯光，李娜开始在人群中搜寻自己的丈夫和那个“第三者”。谁知，就在公园门口的一个报刊亭边，李娜真的发现自己的丈夫正和“第三者”“热切”地交谈着什么，她飞快地冲了过去。

“姐，你怎么来了？”“第三者”——李芳大吃一惊。

“这话该我来问你！”一看“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李娜也深感意外。

“我、我……”李芳胀红了脸，一副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样子。

李娜稳定了一下情绪，对李芳说：“我知道你是好心，怕你姐夫出丑，可你也不想想，从你姐夫跨出家门赴约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一切，你这种事后的亡羊补牢根本就证明不了他的‘清白’。”

这时，一直沉默着的侯国强开口了：“小芳，你先回去，剩下的事由我来和你姐解释。”李芳低下了头：“侯老师，都怪我不好……”

侯国强说：“不怪你，你先回去。”

李芳抬起头来，瞪了李娜一眼，说道：“姐，

我恨你!”说完,含着泪跑开了。

回到家里后,李娜冷冷地对侯国强说:“你解释吧。”

侯国强叹了口气,说道:“娜,你伤了小芳的心呀……”

原来,李芳读高三那年,以少女萌动的情怀“爱”上了作品不断、英俊潇洒的语文老师,她一封又一封地给侯国强写情书,执意要和他“交朋友”。侯国强当然不能答应自己学生的“求爱”,他给李芳做思想工作,给她分析在面临高考的时候,学习上分心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另外,他干脆欺骗李芳,说自己已有女朋友,让李芳死心。没想到那时的李芳对他的“爱”却很执著,她威胁侯国强,如果她得不到侯国强的爱,就自杀。侯国强看事态严重,只得向学校领导汇报了相关情况,并和李芳的父母取得了联系。经过多方努力,李芳终于从感情的沼泽中走了出来,把精力集中到复习迎考上,最终如愿考上大学。考虑到当时李芳还小,今后还有很长的人生之路要走,大家在处理这件事时,采取了保密的措施,连李芳的姐姐李娜也没让知道。在这同时,侯国强对李芳进行家访时,和李娜一见钟情,并终成眷属。

当李芳知道自己按姐姐的要求写下的那段“追忆旧情”的文字将寄给侯国强后,她的心里立即着急起来。她怕侯老师认出自己的字迹,误会了自己,就想抢过卡片一撕了之,但没能如愿。事后,她有心给侯老师打个电话说明真相,又怕姐姐知道了会骂自己,加上女孩特有的矜持,她也不愿重提那段幼稚的往事。最后,她安慰自己,毕竟几年过去了,侯老师应该认不出自己的字迹了,侯老师收到卡片后,一定会一扔了之的。可是,当星期六的天一点点黑下来的时候,她的心里又紧张起

来。她想,如果侯老师扔了卡片,那最好不过;万一侯老师认出了自己的字迹,去赴了约,自己一定要向他说明真相,免得侯老师误会自己。而侯国强呢,作为一个教师,对自己学生的字迹总是特别有印象,虽说过了四五年,他仍很快认出卡片上的那句话是李芳写的。他有心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理不睬,又担心李芳再次走入感情的误区,做出伤人又伤己的事情。最终,他决定赴约,当面和李芳好好谈谈……听了侯国强的解释,李娜真是又惊又愧。惊的是在丈夫和妹妹之间竟还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愧则愧自己无事生非,弄出这样尴尬的事来,伤了亲人的感情。

李娜一头扑进侯国强的怀里,不好意思地问:“强,你能原谅我吗?”

侯国强在李娜的额头上轻轻一吻,叹口气道:“你呀……”

李娜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抬起头来,盯着侯国强的眼睛,“生气”地说:“你也有责任!你书房里的抽屉老是上着锁,从来不让我看一下,我能不起疑心吗?”

侯国强用手刮了一下李娜的鼻子,说:“想知道那里面藏着什么吗?”

“想!”

“傻瓜,那里面藏的是我们谈恋爱时的情书呀!”

“真的?!”

李娜的脸红透了,她深深地埋下了自己的头……



汾湖枪声

★沈玉杰、张松林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嘉善解放前夕的一天傍晚,汾湖北岸响起一阵枪声,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快追,抓住那两个共党探子!”随着一声吆喝,只见二、三十名身穿国民党制服的芦墟镇保安队员,拉开双脚边嚷边开枪,紧追前边两个人。

“呼!”追在最前面的一个保安队员应声倒下,后面的保安队员一呆,随即又象发疯似的跨过死尸,继续追赶。

那么,前面两个是啥人呢?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班班长老王和战士小李。老王年纪三十五、六岁,身材高大,是个侦察能手;小李今年才二十岁,是个机智的新战士。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大军攻克南京,马上就要解放上海。他俩是来侦察平望至青浦的伪军布防情况的。他们化装成农民,一路来到汾湖边上。但是,刚刚到葫芦兜村,被一个保安队的密探发现,纠集人马追了过来。因为力量悬殊,他们边打边退。突然,小李左肩受伤了,老王见状,忙扶着

小李钻进一片油菜田,来到了汾湖北滩,一看,倒吸了口凉气:十里长、三里宽的汾湖横在面前,水浪滚滚,行船无踪。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一阵轻风吹得湖沿的大片芦苇唰唰作响。老王急中生智,扶着小李钻入湖边的芦苇苇群,等待时机过湖。

后面追赶的保安队员,看老王他们钻进油菜田,就来了个四面包抄。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所以,也来到汾湖北滩。他们从路上发现的血迹,料定老王他们钻进了芦苇。一个当官的命令进芦苇搜查,活捉两个共军,回去好领赏。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湖边右侧的芦苇中漂出一条小船。船上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头戴草帽,身穿粗布衣裳,光着双脚,小船正在向老王他们的方向摇来。

老王和小李警觉起来,闪在两侧提枪防备。一看这人黑黑脸膛,长得结结实实,是个十足的打渔夫。于是,老王把双手卷成一个喇叭形,放在

嘴上轻轻地传声进去:“老乡,请帮助摆个渡,我有个兄弟生病,要过湖找医生。”

“好,来了。”那人一听有人生病要摆渡,就爽快地答应了。

老王,小李弯着腰,迅速地跳上小船,篙子一点,小船就飞驰地离开北岸。

船摇了一段路,渔夫问老王、小李:“你们是哪里人?怎么没有见过?”老王和小李吱吱唔唔,面面相觑。渔夫因经常飘落在外,也知道一点外面的形势,他一想,象发现什么似的,睁大双眼惊奇地说:“刚在枪响,莫非是保安队追的就是你们?什么共军,是吗?”老王见渔夫是个老实人,也就微微地点了点头。那渔夫知道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劲道就更足了。他拼命把小船摇得飞快,一下就离岸一里多远了。忽然,“呼”的一声枪响,子弹从渔夫头顶上飞过。老王回头一看,保安队员发现了他们,已经追到了北岸。

岸上人声嘈杂,有一个特别刺耳的尖叫声从水面上飘

了过来：“哼！徐水生，你这个好小子，你逃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快把船摇回来，不然老子斩你的满门！”

这渔夫叫徐水生，因家境贫困，常在汾湖里捕鱼捉蟹谋生。他家就在汾湖北岸的葫芦兜村里，所以，这批保安队员大多数认识他。

再说，小船在湖中兜了几圈三人凑在一起不知叽哩咕噜说些啥，小船变弯进了右侧的一个密集的芦苇丛里。

保安队站在岸上，不知道船里做啥戏法，一会儿小船不见了，他们急得“哇哇”乱叫。

“呼”从芦苇里传出一声清脆的枪声。过了一阵，又从芦苇中浮出一只已打翻了的小船，只见小船正向岸边漂来。等到离岸三、四十米的地方，从小船底下钻出一个人来，向芦苇丛望望，伸开双臂一用力，小船翻了转来，一个跨步翻上了小船，捞起湖中的橹，向北岸摇来。

来者正是徐水生。保安队员见到这情景，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呆脱了。

“妈的，你这小子，把两个共军探子弄到哪儿去了？当官的双眼一瞪，一个箭步跳到徐

水生身旁，枪口对着水生胸口狂叫着。

徐水生双手一叉，愤愤地答道：“老总，你不要瞎冤枉人。我听你们喊这两人是共军，想载回来交给你们。可是，船刚要转弯，那两个人的手枪对准了我。我想他们要我死，我就要他们先死，把他们骗进芦苇丛里，乘其不备，把船翻了。那年纪大一点的在水中向我开了一枪。亏我水性好，一头扎进水里才免一死。瞧，那不是他们的尸首！”说着，用手指了指芦苇边的两个黄乎乎的东西。

岸上的保安队员，听了水生的一番话，再看天空已黑了，心慌意乱地望了望水面上的两个黑东西，草草收场回去报功领赏了。

二年之后，即嘉善解放后的第二年。一天，从火车上下来两名解放军首长。他们来到县政府，要求帮助寻找渔民徐水生。这两位部队首长就是当年汾湖脱险的解放军侦察班长老王和战士小李。县政府有关领导听了他们的介绍后就布置有关单位派人寻找徐水生。

这天上午，在县政府会议

室里。从汾湖边赶来的渔夫徐水生，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推门闯了进去。两位解放军首长定睛一看，急忙同时扑了上去，三人紧紧地抱成一团。

大家不禁要问：老王和小李不是早淹死在汾湖里了吗？两个死尸都浮了出来，怎么还活着呢？

原来，当时小船被发现后，老王知道徐水生住在北岸，为了不连累他全家的性命，就要水生摇回去与敌人拼个死活。可是，徐水生怎么忍心把共产党人送进虎口？他执意不肯，一定要帮老王他们完成任务，为迎接解放作点贡献。凭着他一身水上功夫，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定把他们先载到一片密集的芦苇丛里，到半夜再想办法离开。

事情一决定，小船进了芦苇丛里，老王、小李登上芦苇丛，拔出匕首做了两个草人，穿着他们的外衣推出芦苇丛，然后开了一枪为徐水生送行。徐水生也急忙打翻小船漂出芦苇丛。徐水生到了北岸骗取敌人信任后，半夜又摇船把老王、小李接了出来，送上征途，使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上接第3页）话的，修好后过一天要打电话去问：好不好？如果不好，再来修。

他到我家来修理后，我请他坐一坐，他说：“还是让我早点回去，如果有人煤气灶或抽水马桶坏了，找我修，岂不耽误了。我得节约、抓紧时间啊！”

听了这番话，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只得目送他走。他似乎一直穿着一件兰色的中

山装，脚穿解放鞋，他骑的是他女儿换下来的一辆女式车。他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显得多么平常，多么不起眼，可是在嘉善知道他，敬重他的人越来越多！这年头，称先生、称小姐越来越时髦，叫经理、叫官衔的越来越流行，但是人们还是叫他冯师傅，我也叫他冯师傅！

嗨，嘉善有个冯师傅！